

踏話頭

Chit 本冊是 kā 台灣人 tī 口頭頂面所用 ê 詞彙，按照它 ê 詞義類別 kā 它分類編排 ê 一本小型 ê 台灣口語辭典。因為它無用語音 á 是字形做根據，卻是 kā 全款 á 是相關性質 ê 詞目集中做伙，來構成一個比較 khah 完整 ê 體系，查檢 ē koh khah 方便容易，只要知影某一個詞目大體屬 tī tó 一類 tòh ē tàng 到 hit 類裡去查以外，同時 iáu ē tàng 瞭解 kah hit ê 詞目有關 ê 其它詞目 ê 狀況，tī 知識 ê 掌握上 koh khah 全面。一方面，本辭典 mā thang 看做是 tú 出版 ê 《實用台語小字典》ê 姊妹篇。In ê 用途略 á 無全，小字典主要是為 tiòh 幫贊讀者查字，á 本辭典 tòh 是為 tiòh chhōe 詞；另外，編排法 mā 無全。因為 á nne, soah 適合 tui 無全 ê 角度去查檢，thang 兼顧各種無全 ê 需要，所以兩者是相 pñg 相 chhiân, tòh thang hō 讀者對 tàk 句台語得 tiòh khah 徹底 ê 了解，若是好好 á ka 活用，koh khah ē sái hō 大家增加伊 ê 詞彙，大大提高伊 ê 表達力。

咱過去當然 mā bat bē 少完美 ê 辭典，m̄koh hit kóa lóng 是為 tiòh 外地人 beh 學本地話來編 ê。另外 mā 出過一 kóa 標注閩南方音 ê 華語字典，m̄koh 台語究竟 kah 華語無全，對查檢台語猶原是無 khah choàh。一方面咱 ê 母語本身 mā 是本來 tòh kanta<sup>n</sup> 是聽別人 án 怎講 tòh 遵照 á nne 講而已，實際上 tiā<sup>n</sup>tiā<sup>n</sup> 是知頭 m̄知尾，jīchhiá<sup>n</sup> kakī mā m̄知，á 是 kanta<sup>n</sup> 知影卻 m̄知是 ná ē á nne, tòh 是想 beh 查一個究竟，mā 無一本辭典 thang hō 大家參考，結果大家 ê 台語就 á nne 漸漸行走精去，音 mā 走音，意思 mā 走精，有時真正是 m̄知 teh 講啥。所以為 tiòh beh 回復咱 ê 母語，為 tiòh beh 保存純正 ê 台語，koh khah 為 tiòh 此後 ê 台文發展，確咱實迫切需要一部記錄活 ê 台灣口語 ê 工具冊。這 tòh 是我編寫 chit 兩本辭書 ê 動機。

M̄koh beh 記錄台語應該用 án 怎 ê 字好 leh? 台語本來主要用 tī 大家 ê 口頭上，真少成做書面 ê 材料。Tiòh 講是 á nne, 實際上咱 iáu 有 bē 少用漢字寫 ê 歌謠，mā 有非常可觀 ê 白話字(教會羅馬字 ê 俗稱)出版物。因此可見漢字 kah 羅馬字 lóng 有伊夠額 ê 可行性。Kanta<sup>n</sup> 是台語總歸是一般大眾 ê 台語，á nne 對一般大眾來講，究竟是用漢字書寫 kakī ê 語言 ē khah 自在，á 是用羅馬字方便 leh?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，真 oh 得有結論 ê 問題，tī chia 暫且 mài 講。Kanta<sup>n</sup> 有一點應該指出 ê 是，自從教會方面推出羅馬字以來已經有百 gōa 年，hit 中間有用 hiahnih chē ê 心血，koh 教 hiahnih chē 人，m̄koh in ê 白話字 iáu 是無啥進展，無法度 tī 民眾中間生根，這顛倒是一個事實，m̄管其中有啥理由。另外一方面，台語只不過是漢語 ê 一個分支，á 台語漢字本身又 koh 是 tui 漢語產生發展出來 ê 文字。台語漢字 kah 漢語相全，in 是互相 óa 靠 ê。Tui 漢字幾千年 ê 歷史中，咱容易看出 in 之間 ê 一定性 kah bē tàng phah 破 ê 關係。

Koh 講最近幾十年來，漢字文化已漸漸滲透台灣差不多 tàk 個角落，hō 大家

對漢字 ê 認 bat 提高真 chē，加上因為科學技術 ê 發達，咱人 koh 有機會 tùi 符號學、信息論以及信息工程學等等 ê 立場，koh 再意識 tiòh 漢字 ê 無比 ê 效率性，就 áne，順時代 ê 潮流 soah 用漢字用來書寫台語，kám m̄ 是 ē 有 koh khah 美好 ê 遠景？就 áne tī 本冊內面，咱就決定用漢字為主來寫 tī 頭前，了後 koh 另外標注教會羅馬字，來當做音標。Áne 用漢字 án 怎寫法 leh？本來漢字是無適合轉寫咱 ê 口語，因為漢字 ê 音是文言 ê 音，卻 m̄ 是咱口語 ê 音。換話句來講，它是文言 ê 書寫符號，並 m̄ 是口語 ê 符號。Chit má 既然 tiòh 用漢字寫台語，一定 tiòh tī 漢字 ê 運用另外下一番功夫。因為 áne chit 幾年來 tòh 有一 kóa 學者文士學樣假借 ê 辦法借用大量 ê 同音字，á 是 tùi 古冊裡 chhōe 出一 kóa 音義相 óaê 字來做所謂 ê 本字，想 beh 解決 chitê 問題。M̄koh 是 beh 借用啥物字，有真大 ê 主觀隨意性，它 ê 使用難免 ē 因為人 kah 時有真大 ê 差別，全時因為借字 ê 本義已經存在，往往全一个字有時用 ê 是本字本義，有時用來做借字，真容易 chhap 雜 soah 產生望文生義 ê 錯誤，而且因為漢字 ê 字音比較 khah 單純，無口語 ê 音 áne 複雜豐富，若是想 beh 借用音全 ê 漢字來表示口語音，tī 實際上 tiāntiān mā kanta<sup>n</sup> ē tàng 借 tiòh 音 óaê 字而已，á tòe teh 來 ê 當然又 koh 是需要改變字音 à。Áne 包含真 chē 矛盾 ê 全音字，寫 ê 人 kiámchhái kakī 認為是「六書」之一 ê 假借 á 是「通假」，m̄koh tī 實際上 kah 寫別字是無兩樣 ê。甚至 hit kóa 所謂本字 mā 是全款，雖然講是本字，mā kanta<sup>n</sup> 是用 ioh ê niá，既然無實例，mā 無其它確實 ê 證據，而且往往又 koh 是極稀罕 ê 偏僻字，對咱人真 oh 得有說服力。而且 chit 種用法，m̄nā ē hō 本來 ê 漢字 ê 音變、義變、用法 mā 變，而且因為用字 koh 因人有無全，結果 ē 一片混亂，是用腳頭 u 想 mā 知 ê。咱已經看過秦漢時期 ê 古冊因為使用通假字古今字非常普遍，因為 áne，soah hō 後來 ê 人閱讀增加真 chē 困難 kah 麻煩，á 最近出版 ê 真 chē 台語刊物 mā 因為 hit kóa 同音字 kah 所謂本字當 teh 呈現全款情形來 à。所以咱 m̄敢 chhìnchhái 認同，iáu 是沿用以《十五音》做底本 ê 民間幾百年來 ê 傳統老方式——用一話句來概括，tòh 是「用土音俗解當做讀音來寫台語」。它 ê 特點是文白異讀字一律念白讀音以外，iáu 採用一 kóa 所謂訓讀字 kah 少數俗字。這是代代 ê 人 tī 實際生活中學到手 ê 辦法，mā thang 講是咱先人智慧 ê 結晶，á áne 寫，念起來當然是純粹 ê 台語口語，看起來 mā 是一目瞭然，因為 tak 个漢字大體上 lóng 保持它 ê 原義。咱相信 kanta<sup>n</sup> 用 chitê 辦法，chiah ē tàng kā 漢字，除了讀音以外，原封不動地搬來轉寫咱 ê 口語，雖然 áne 念土音寫俗字是士大夫學者所無法度容忍 ê。M̄koh 好 tī 咱 ê 語文到底是咱大家 ê，只要對大家好 tòh 是好，咱 mā 免顧慮 hiah chē。

下底 iáu 有一點該講 ê 是有關語音 ê 問題。

咱祖先大部分是來自閩南一帶。Intī 原籍 ê 口音，主要有漳州音 kah 泉州音之分，其它 iáu 有漳浦音、同安音、廈門音等等。M̄koh，自從移民來台定居了後，因為各地人士交往參雜 khiā 起，往來 chiápchiáp，語言 mā 漸漸混合，總算形成做另外一種不漳不泉，似漳似泉，á 是非漳非泉，mā 漳 mā 泉 ê 台灣口

音 lah。Chit 種口音，當然 tī 台灣各地 mā 無 lóng 全款，因為融合 ê 程度 kah 組成 ê 無全互相有差異。譬喻講台南是以前 ê 府城，四百年來一直是台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交通 ê 中心，á 台南人 ê 祖籍雖然 khah chē 是泉州晉江，m̄koh 今 á 日 ê 台南人卻已經完全喪失泉州音 ê 特殊韻母，而且另外吸收一部分漳州漳浦等等 ê 音，soah 成做台南府城音 lah。另外一方面到近世 chiah koh 有台北來 ka 取代，成做台灣新 ê 中心，而且當 teh 形成另外一種 kah 廈門音有一點 á 類似 ê 台北腔。這以外 iáu 有其它種種口音，其中有 ê 所在是漳州音佔優勢，有 ê 是泉州音 khah 厚。

Ánne 注音，咱應該注啥物地方 ê 口音 chiah 好 leh？當然台語 ê 每個音 lóng thang tī 閩南 chhōe 出它 ê 原型。M̄koh 若是用 chitê 理由來注出中國各地 ê 口音，對台灣人來講，大家一定 ē 感覺 siu<sup>n</sup> 過無實際 lah。因此咱決定先注台南音，後壁 chiah 附台北 á 是其它無全 ê 音，thang 做參考。M̄koh 這並無表示咱是以台南音為準，á 只不過是 kā 讀者講 tī 無全地域有 án 怎 ê 語音差別而已。咱 bat 考慮講，台南音 kah 台北音平平 khah 有代表性 ê 兩個，in 當 teh 表示台灣口音 ê 動向。其中有四百年歷史 ê 台南音 kahná 已經定型 ā，á 台北音卻 iáu teh 激變，因為有大量外地人口 chit má iáu teh 繼續湧向 chitê 大城市來沖淡本來 ê 泉州音色彩。所以咱 chiah 特別 kā 台南音排 tōa 頭前。

講 tiōh 標音 ê 方法，有傳統 ê、有新式 ê。其中傳統 ê 有直音、讀若、反切等等諸法，lóng 是用漢字來注漢字 ê 老法，對咱人掌握正確 ê 讀音無幫助，咱無 beh 採用。

新式 ê 是使用特定 ê 音標符號來拼注讀音 ê，叫做音標法。其中有創製新符號 ê，有改動注音符號 á 是日本假名 ê，lóng m̄ bat 通行過；á kanta<sup>n</sup> 有採用拉丁字母 ê khah 有實用性。Tī chit 類內面，siōng 精確 ê 當然是國際音標，這是無疑義 ê，kanta<sup>n</sup> 是目前恐驚 iáu 無適合 tī 一般人使用。因為 á nne，咱就退一步借用教會羅馬字來標注。這 thang 講 kanta<sup>n</sup> 是利便 niá，並無其它意思，kanta<sup>n</sup> 是因為它雖然 iáubē 致使人人看 bat，m̄koh 總有 bē 少人 bat ê 關係。其實教會羅馬字 m̄ 是盡善盡美，另外 iáu 有真 chē 種比它 koh khah 合理 koh khah 適用 ê 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bat 被提出，kanta<sup>n</sup> 可惜 ê 是，發表了後 tōh koh khah án 怎都無下文 ê khah chē，因為 á nne ê 情形之下，咱只好 á nne 做 à。

編寫辭典本來 tōh 是件繁雜 ê，需要久長 ê 時間，koh 是真食力 ê 工作。這絕對 m̄ 是咱 chit 款人做 ē 起 ê。M̄koh 有鑑除了老古早 ê 《彙音妙悟》 á 是《十五音》等等 ê 冊以外，咱到 ta<sup>n</sup> 無一本 khah 有 pān ê 台語辭典 ē thang 遵循，同時 koh 想起以前 ê 人所講，「辭典 ná 親像鐘錶，tōh 是 siōng phái<sup>n</sup> ê mā 比無 khah 好」chit 句話，chiah 皮 pe<sup>n</sup> khah ân，學愚公勉強來 chhutchāi 伊有 gōa 難。Chit má 雖然 kachài 成冊，m̄koh 因為個人學識淺薄，缺點 kah 錯誤免不了，尚望內外賢達批評指正。同時，若是 ē tàng 對一般讀者朋友有 chē 少 ê 幫贊，ánne tōh 真正是歡喜 kah bē 講得 lah。

Koh 再講，tī 編寫過程中，阮有參考差不多是所有古今內外 ê 辭書 kah 其它

有關 êbē 少文獻資料，chitmá 無一一註明，只有 tīchia 向每一位著者謹致謝意。

其實，beh 備齊 chiahê 參考文獻 mā 真無簡單。當初我孤一个人 tī 海外，啥物都無，好 kachài 阮牽手碧珠，kakī 一个人辛苦 kā 我留 tī 老厝 ê 藏書整理送來 hō 我，後來 koh 有母舅李鎮源教授、胞兄鑫堦以及李辰教授、楊玉輝主任、陸明世博士、陳文典教授暨伊 ê 夫人葉芸芸女士、戴國輝教授等幾 nā 位，in 替我搜集了真 chē 貴重 ê 資料，另外王育德教授、吳守禮教授 mā 提供 in 本身 ê 寶貴著作來指導幫贊我。這以外，tùi 廈大周長楫教授 hit pêng mā 受 tiòh 真大 ê 啟發，阮應該借 chitê 機會向 in 表示真心 ê 感謝。

Chitmá beh 出版問世，koh 再得 tiòh 吳樹民先生 kah 吳豐山發行人 ê 積極支持，非常感激。Tī chia beh 向 in 表示真心 ê 感謝 ê 時，阮 iáu 應該真心感謝出版部魏淑貞總編輯以及有關 ê 編輯 kah 排印工作人員，因為本冊一半是符號真 chē ê 教會羅馬字，tī 排印 kah 校對過程中，一定增加 in bē 少 ê 麻煩。

胡鑫麟

1994 年四月